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十五回 喜相逢師生談故舊 巧遇合賓主結新親

話說唐敖道：「為何此地卻有如此美味直達境外？莫非這些『狗頭民』都善烹調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你看他雖是狗頭狗腦，誰知他於『吃喝』二字卻甚講究。每日傷害無數生靈，想著方兒，變著樣兒，只在飲食用功。除吃喝之外，一無所能，因此海外把他又叫『酒囊、飯袋』。」唐敖道：「我們何不上去看看？」多九公吐舌道：「聞得他們都是有眼無珠，不識好人。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亂咬起來，那還了得！」唐敖道：「小弟聞犬封之旁，有個鬼國，其人可有形象？」多九公道：「《易》有『伐鬼方』之說。若無形象，豈能空伐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他既有形，為甚把他叫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只因他終夜不眠，以夜作晝，陰陽顛倒，行為似鬼，故有『鬼國』之稱。」這日路過元股國。那些國人，頭戴斗笠，身披坎肩，下穿一條魚皮褲，並無鞋襪。上身皮色與常人一樣，惟腿腳以下黑如鍋底。都在海邊取魚。唐敖道：「原來元股卻這樣荒涼！」正與多九公商量可以不去，因眾水手都要買魚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道：「這裡魚蝦又多又賤，他們買魚，俺們為甚不去望望？」唐敖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三人於是上去，沿著海邊，看國人取魚。只見有一漁人，網起一個怪魚，一個魚頭，□個魚身。眾人不認識。

唐敖道：「請教九公，這魚莫非就是泚水所產『𩺰魚』麼？聞說此魚味如蘼蕪，聞如蘭花之香，不知可確？」多九公還未答言，林之洋聽了，即到此魚跟前，彎下腰去聞了一聞。不覺眉頭一皺，口中嘔了一聲，吐出許多清水道：「妹夫這個頑笑利害！俺只當果真香如蘭花，上前狠狠一聞，誰知比朱草趕的濁氣還臭！」多九公笑道：「林兄怎麼忽然哇出來了？你且慢哇，且去踢他一腳，不知其鳴可象犬吠？」言還未畢，那魚忽然鳴了幾聲，果如犬吠一般。唐敖猛然想起道：「九公，此魚想是『何羅魚』了？」林之洋道：「此魚既不是𩺰魚，妹夫為甚不早說，卻教俺聞他臭氣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何羅魚同此魚形狀都是一首□身，其所分的，一是香如蘼蕪，一是音如犬吠。這怪他鳴的遲了，並非唐兄有意騙你。」只見那邊又網起幾個大魚，才攆岸上，轉眼間，一齊騰空而去。唐敖道：「小弟向聞飛魚善能療痔，可是此類？」多九公連連點頭。林之洋道：「這魚若不飛去，俺們帶幾條替人醫痔瘡也是好的。」多九公道：「當日黃帝時，仙人寧封吃了飛魚，死了二百年復又重生。豈但醫痔，還能成仙哩！」林之洋道：「吃了這魚，成了神仙，雖是快活，就只當中死的二百年，糊裡糊塗，令人難熬。」忽見海面遠遠冒出一個魚背，金光閃閃，上面許多鱗甲，其背豎在那裡，就如一座山峰。唐敖道：「海中竟有如此大魚，無怪古人言：大魚行海，一日逢魚頭，七日才逢魚尾。」

只見有個白髮漁翁走來拱手道：「唐兄請了！可認得老夫麼？」唐敖看時，其人頭戴竹篾斗笠，身披魚皮坎肩，兩腿黑如鍋底，赤著一雙黑腳，並無鞋襪，也是本處打扮。再把面貌仔細一看，只嚇的驚疑不止。原來卻是原任御史、業師尹元。看了這宗光景，忍不住一陣心酸，連忙深深打躬道：「老師何日到此？為何如此打扮？莫非門生做夢麼？」尹元歎道：「此話提起甚長。今日難得海外幸遇。此間說話不便，寒舍離此不遠，賢契如不棄嫌，就請過去略略一敘。」唐敖道：「門生多年未見老師，無日不思，今日得瞻慈顏，不勝欣慰，自應登堂叩謁。」當時尹元同多、林二人見禮，問了姓名。一齊來至尹元住處。

只見兩扇柴門，裡面兩間草屋，□分矮小，屋上茅草俱已朽壞，景象甚覺清寒。四人進了草屋，重復行禮。因無桌椅，就在下面席地而坐。尹元道：「老夫自從嗣聖元年因主上被廢，武后臨朝，心中鬱悶，曾三上封章，勸其謹守婦道，迎主還朝，武后俱留中不發。嗣因讒奸當道，朝政日非，老夫勤王無計，恥食周祿，隨即掛冠而歸。在家數載，足不出戶。此賢契所深知的。不意前歲忽有新進讒臣，在武后面前提起當年英公敬業之事，言起事之由，俱係老夫代為主謀。老夫聞知，惟恐被害，逃至外洋。無奈囊橐蕭瑟，衣食甚難。飄流到此，因見漁人謀食尚易，原想打魚為生，無如土人向來不准外人來分其業。舉虧小女結得好網，賣給漁人，可以稍獲其利。後來鄰舍憐我異鄉寒苦，命老夫暗將腿足用漆塗黑，假冒土人，鄰居認為親誼，眾人這才聽我取魚，因此尚可餬口。近來朝中光景如何？主上有無復位佳音？賢契今來外洋，有何貴幹？」唐敖歎道：「原來老師被人讒害，以致流落異鄉，若非今日相遇，門生何由得知。近年以來，唐家宗室，被武后屠戮殆盡。主上雖無復位佳音，幸而遠在房州，尚未波及。門生今春僥倖登第，因當年同徐、駱諸人結盟一事，被人參奏『妄交匪類』，依舊降為諸生。門生有志未遂，殊慚碌碌紅塵，兼得異夢，擬結來世良緣，是以浪遊海外。不意老師境界竟至如此！令人回想當年光景，能無傷感！近日師母可安？世弟、世妹多年未見，諒已長成？求老師領去一見。」

尹元歎道：「拙妻久已去世。兒名尹玉，現年□二，女名紅英，現年□三。賢契既要相見，好在多、林二兄都是令親，並非外人。」因大聲叫道：「紅英女兒同尹玉都過來見見世兄。」只聽外面答應，姊弟二人，登時進來。大家連忙立起。尹元引著二人，都見了禮。唐敖看那尹玉生得文質彬彬，極其清秀；尹紅英眼含秋水，唇似塗朱，體度端莊，□分豔麗。身上衣服雖然濫褸，舉止甚是大雅。二人見禮退出，大家仍舊歸坐。

唐敖道：「門生當年見世妹、世弟時，俱在年幼；今日都生得端莊福相，將來老師後福不小。」尹元道：「老夫年已花甲。如今已做海外漁人，還講甚麼後福！喜得他們還肯用心讀書，因此稍覺自慰。」唐敖道：「近年讒臣參奏當日與徐、駱同謀之人，武后每每察訪，因事隔多年，並無實在劣跡，亦多置之不問。老師之事，大約久已消滅。據門生愚見，老師年高，此間舉目無親，在此久居，終非良策，莫若急歸故鄉。不獨世弟趁此青年可以應試，就是兩位婚姻之事，故鄉親友也易於湊合。」尹元道：「老夫因年紀日漸衰邁，未嘗不慮及此。奈現在衣食尚費張羅，何能計及數萬里路費。況被害一事，據賢契之言，雖可消滅，究竟吉凶未卜，豈可冒昧鑽入羅網。」唐敖道：「老師慎重固是。第久住在此，日與這些漁人為伍，所謂『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』，兼之世妹、世弟俱在年輕，以老師之家教，固不在乎『擇鄰』，但海外之大，何處不可棲身，即如君子、大人等國，都是民風淳厚，禮義傳家，何必定居於此？」

尹元歎道：「老夫豈願處此惡劣之地。左思右想，捨此無可為生，莫可如何。今幸遇賢契，快慰非常。倘蒙垂念衰殘，替我籌一善地，脫此火坑，得免饑寒，老夫又豈甘為漁人。無如賢契亦在客中，此時說來恐亦無用，惟望在意。他日歸來，路過此地，尚望上來一看。倘老夫別有不測，賢契俯念師生之情，提攜孤兒弱女，同歸故鄉，不致飄流海外，就是賢契莫大之德了。」

唐敖聽罷，思忖多時，忽然想起廉家西席一事，因說道：「此時雖然有一安身之處，但係西賓，老師可肯俯就？」尹元道：「離此多遠？是何地名？」唐敖把救廉錦楓之事告知，因又說道：「現在其母極要兒女讀書，因無力延師，是以蹉跎。其家現有客房三間，去歲本有西賓在彼設帳，以房租作為脩金；今歲西賓另就他席，廉家尚未延師。莫若門生寫一信去，老師就在他家處館，再招幾個蒙童，又有世妹作些針黹，大約足可餬口。惟恐別有缺乏，門生再備百金，老師帶去，以備不虞。日後門生如果回來，自然要到水仙村，彼時再議同回故鄉，也是一舉兩便。」尹元聽了，不覺大悅道：「倘得如此，老夫以漁人忽升西賓之尊，不獨免了風霜勞苦；兼且兒女亦可專心讀書，將來回鄉亦便；又得賢契慨贈，得免饑寒。如此成全，求之師生中實為罕有！第恨老夫業已衰邁，只好來世再為圖報了。」

唐敖道：「老師言重！門生如何禁當得起！剛才門生偶然想起廉錦楓入海行孝一事，自古少有。兼之品貌端正，舉筆成文，可謂才、德、貌三全。門生本欲聘為兒婦，適因他們姊弟同世妹、世弟比較，不獨年貌相當，而且門第相對，真是絕好兩對良姻。門生意欲作伐，成此好事。就是老師在彼，彼此都有照應，門生也好放心。老師意下如何？」尹元道：「如此孝女佳兒，得能一為兒婦，一為東牀，仍有何言！奈老夫現在境界如此，彼處焉肯俯就？只怕有負賢契這番美意。」唐敖道：「老師如攜門生信去，此事斷無不諧。就只事成後，世妹、世弟做了晚親，門生未免叨長，這卻於理不順。」尹元道：「這有何妨。但只何以賢契信去此事就能必成？」唐敖就把良氏囑托兒女婚姻之事告訴一遍。

尹元不覺喜道：「當日既有此話，賢契如有信去，此事必有八九。第如此孝女，賢契不替令郎納採，今反舍己從人，教老夫心

中如何能安！」唐敖道：「門生犬子定婚尚可從緩。且此女之外，還有一個孝女，亦可與犬子聯姻。將來尚望老師留意。」於是就把東口山遇見駱紅蕖打虎認為義女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尹元道：「東口山既在君子國境內，將來到了廉家，略為稍停，老夫必當至彼，以成這段良姻。況駱年伯當日與我同朝，最為相契，此事一說必成。賢契只管放心！」唐敖道：「倘蒙老師作伐，門生感激不淺！此時諸事既已酌定，門生就此回船，把書信寫來，以便老師作速起身，恐廉家一時請了西賓，未免又有許多不便。」尹元連連點頭。唐敖即同多、林二人告辭回船，把信寫好。帶了兩封銀子，又取幾件衣服上來，送交尹元。師生灑淚而別。

尹元置了鞋襪，洗去腿上黑漆，換了衣服，帶著兒女，由水路到了水仙村，投了書信。良氏見了尹家姊弟，□分心歡；尹元見了廉亮，也甚喜愛。於是互相納聘，結為良姻，一同居住，俟回故鄉再儀合巹。過了幾日，尹元到了東口山，見了駱龍，把駱紅蕖姻事替唐小峰說定。回到水仙村，就在廉家課讀兒子女婿，並又招了幾個蒙童，兼有女兒紅蕖作些針黹，一家三口，頗可度日。

尹元因念駱賓王兩代同僚之誼，見駱龍年老多病，時常前去探望。未幾，駱龍去世。駱紅蕖自唐敖去後，又殺二虎，大仇已報，即將唐敖留存銀兩，置了棺槨，把駱龍葬在廟旁。良氏聞駱紅蕖是唐敖兒媳，既係至親，兼感唐敖周濟之德，即懇尹元把駱紅蕖並乳母、蒼頭接來，一同居住。隔了兩年，因唐敖杳無音信，恐其另由別路回家，大家只得商酌同回家鄉，投奔唐敖去了。

唐敖那日別了尹元，來到海邊，離船不遠，忽聽許多嬰兒啼哭。順著聲音望去，原來有個漁人網起許多怪魚。恰好多、林二人也在那裡觀看。唐敖進前，只見那魚鳴如兒啼，腹下四隻長足，上身宛似婦人，下身仍是魚形。多九公道：「此是海外『人魚』。唐兄來到海外，大約初次才見，何不買兩個帶回船去？」唐敖道：「小弟因此魚鳴聲甚慘，不覺可憐，何忍帶上船去！莫若把他買了放生倒是好事。」因向漁人盡數買了，放入海內。這些人魚攏在水中，登時又都浮起，朝著岸上，將頭點了幾點，倒像叩謝一般，於是攸然而逝。三人上船，付了魚錢，眾水手也都買魚登舟。

行了兩日，過了毛民國，林之洋道：「好端端的人，為甚生這一身長毛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向日老夫也因此事上去打聽。原來他們當日也同常人一樣，後來因他生性鄙吝，一毛不拔，死後冥官投其所好，所以給他一身長毛。那知久而久之，別處凡有鄙吝一毛不拔的，也托生此地，因此日見其多。」

又走幾時，這日到了一個大邦。多九公把羅盤望一望道：「原來前面卻是毗騫國。」唐敖聽了，不覺滿心歡喜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